

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及其新闻的 “文学性”话语

张斯琦

内容提要 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与其新闻的“文学性”紧密相关。中国当代文学的“文学性”包含“中国性”和“文学性”两层含义。“中国性”是指中国当代历史发展的独特语境，以及在此语境中形成的文学问题和文学经验。“文学性”是指中国当代文学的故事性、情感性、意境性等中国美学特征。中国当代文学的文学性向中国当代文学新闻的渗透使其也呈现出明显的文学性特征，从而使中国当代文学及其新闻在文学性上高度契合，进而推动了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在此过程中，中国当代文学展现出明显的文化意识、民族意识、人类意识和命运共同体意识，成为建构中国形象的重要载体。

关键词 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文学性；文学新闻；中国形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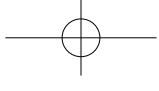
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已经成为中国确立文化自信、重塑世界大国形象、提升世界影响力的重要力量。21世纪以来，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研究逐渐成为热点，其历史脉络、翻译生态、传播策略、读者接受、评价机制、作家作品、语境差异等成为重点关注对象，尤其是莫言、麦家、余华等作家作品的海外传播研究已成为一门显学^[1]。但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与文学新闻的“文学性”之间的互动关系很少被关注。更确切地说，中国当代文学的文学性如何塑造了中国当代文学新闻的“文学性”，这种双重“文学性”如何有效推进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没有得到重视。海外读者对中国当代文学接受的重要渠道之一就是中国当代文学新闻，甚至可以说中国当代文学新闻是中国当代文学打开海外传播之门的一把钥匙，决定了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广度和深度，而形成这把“钥匙”有效性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文学性”。

因此本文从理论层面阐释什么是中国当代文学及其新闻的“文学性”，它包含哪些具体内容，呈现什么文体特征，产生什么话语效用；从实践层面探究中国当代文学及其新闻的“文学性”如何相

契合。在此基础上，阐明中国当代文学如何借助文学新闻的“文学性”打开海外传播局面、讲好中国故事，进而传播中国文化价值观，为构建人类文化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夯实文化基础。总之，在理论和实践双向层面，探究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与中国当代文学及其新闻的“文学性”之间的互动关系。百年中国现代化历程中形成的问题意识、思维方式、语言经验、话语模式需要得到发现与阐释，并且必须生成一种独立的、完整的、崭新的思想理论与话语体系。这种话语体系是思想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的外在表现形式，与文化环境、传统习惯及社会制度密切相关，具有深厚的历史积淀与现实根基^[2]。

一 中国当代文学及其新闻的 “文学性”概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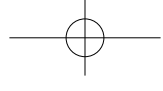
“文学性”的概念最初由雅柯布森在《现代俄国诗歌》中提出，他从语言学视角入手，认为文学性是文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所具有的特殊性质^[3]。20世纪60年代末，随着西方现代哲学文化思潮的



兴盛，解构主义开始打破先前所确立的“文学性”的“学科化”内部规定，努力从文学内部向外部关系延伸，大大扩展了文学性的研究边界。这种文学性研究的文化转向使文学性介入到现实政治、经济、文化等的价值维度，进而从事实层面实现了文学性的应用功能。乔纳森·卡勒在《文学性》中对于“文学是什么”的问题进行了系统性阐述。在他看来，对文学和文学性的认识要重视其在社会意识形态结构中的位置，关注文学作为一种社会机制和意义生产途径的功能与价值^[4]。在后现代主义视角下，“文学性”概念经历了从文学文本特征到非文学文本特征的阐释过程。非文学文本特征并不是解构文学本身，更不是否定文学性，而是强调文学性可以延伸到非文学文本中，借此保持与社会意识形态的紧密关系，甚至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发挥作用。如此，文学性的影响范围进一步扩大，延伸到广告、影视、新闻报道等非文学文本中，同时在越界过程中难免对非文学文本特征发生借鉴、吸收和融合，进而丰富了文学性的内涵。也就是说，从文学文本特征转向非文学文本特征，文学性非但没有减弱反而得到扩展和强化。

虽然“文学性”是一个舶来概念，但它通过两种途径完成了本土化：其一是通过原初概念直接引用的模式，即“译介—传播—应用”；其二是在国外相关概念的基础上不断廓清与截取的涵化途径。“文学性”在此过程中呈现出多种不同的论断，包括作为本质特性的文学性、作为与形式主义有关的文学性、作为文学审美特征的文学性、作为文化语境的文学性等。陈晓明还将“文学性”综合地概括为小说的叙述修辞、思想意识、历史意识、语言风格诸多方面统一生成的一种艺术品质^[5]。可以看出，“文学性”的概念具有包容力、多元化与动态性的发展特点。从中国文学发展事实来看，中国古典文学更强调文学“感时忧国”的载道意义，文学的文学性指向的是外部功能，或者说，中国古典文学与国家政治诉求紧密关联在一起。从晚清开始，随着西方文化思潮的涌入，中国文学开始思考文学的文学性问题，并在中西哲学美学思想融合中探寻建构文学性的方法。以此为起点，关于文学的“文学性”论争始终没有间断，文学“为社会”

还是“为艺术”成为一道永远解不开的难题。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文学的“文学性”问题统摄着当时的文学发展，大部分文学事件、文学思潮和文学作品的背后都飘荡着“文学性”的魅影。笔者认为任何一种引入中国的文学概念和理论都无法脱离中国具体历史语境和时代诉求，针对的是当时中国社会亟需解决的问题，更具体地说呼应的是中国现代性问题。因此中国当代文学的文学性是“中国性”和“文学性”的结合，二者密不可分，缺失任何一方都无法成立。概而言之，“中国性”与中国现代化历史发展休戚相关，在此过程中中国产生了一系列现代性问题，这些问题既是普遍的现代性问题又在中国语境中发生了变异，进而构成中国独有的现代性问题，例如，革命现代性问题、人民现代性问题、社会主义现代性问题等。在面对这些问题时中国形成了独特的现代经验，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民主政治、人民共同富裕等已经被实践证明过的能够彻底解决中国现代性问题的经验。正如习近平所言：“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6]总之，中国式现代化决定了“中国性”的内涵和外延，中国当代文学表述的是中国式现代化及其现代性问题和经验。在此意义上，中国当代文学的文学性就可以从两个层面上来理解，一方面，强调“文学性”是为了更好地表述“中国性”，讲述与中国现代性问题和经验相关的故事，确认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建构中国现代形象。这样，文学性就不仅仅局限于文学文本，可以拓展到一切与表述中国式现代化相关的非文学文本中；另一方面，“文学性”虽是从西方传入的概念，但并不意味着建构中国当代文学的文学性一定要照搬西方文学审美特征，而是在借鉴和吸收的同时，突出中国传统文学审美特征的价值，从中挖掘再造文学性的审美资源，以及具有人类普遍意义的精神和思想资源。这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文学性所应呈现出的内外两种趋向，也是我们理解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底层逻辑。也就是说，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对象是文学背后的中国式现代化，目标是实现世界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认同，为人类现代发展提供成功的范例。那么，作为中国



当代文学海外传播重要载体和渠道的文学新闻如何表述“中国性”和“文学性”，借此推动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发展？这就涉及中国当代文学新闻的“文学性”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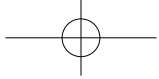
“新闻的文学性”理论起源于欧洲，其萌芽可追溯到19世纪或20世纪初的欧洲新闻小册^[7]。但至今为止仍然没有一个明确的“新闻的文学性”概念和完整的理论体系。简单来理解，新闻的文学性是指利用文学独特的审美技巧来陈述新闻报道的客观事实，以便受众能够更好地理解新闻报道的内容，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利用文学审美技巧来虚构新闻，破坏新闻的真实性原则，而是在真实性和文学性之间寻找到一个平衡点。例如，新闻中的人物形象塑造，叙事语言的运用，叙事节奏、基调、气氛的设置，叙事结构的搭建等就可以利用文学审美技巧来完成，但前提条件是不能消减新闻的整体真实性，只能在事件细节想象、逻辑推理、人物心理分析等没有发生的事实上进行“虚构”。也就是说，作为新闻学与文学学科的交叉概念，新闻的文学性是指在保持新闻自身特点的前提下，新闻作品使用文学的形象塑造和情绪感染等手段所展现的审美表现功能。总之，新闻的文学性更多涉及的是“怎样写”新闻的问题，属于新闻写作实践范畴，但本质上是文学审美在新闻写作领域的拓展，与文学的文学性之间有着难以割舍的关系。

“文学新闻的文学性”除了“怎样写”之外，还涉及“写什么”的问题。因为文学新闻报道的主要对象和内容是文学及其周边事物，报道哪些文学现象、文学事件和作家作品，以及宣传哪些文学观和价值观都要经过精心筛选。这意味着文学新闻的文学性与新闻的文学性相比，在内容和诉求层面拓展了“文学性”。从文学修辞而论，这种做法将文学内部的文本、话语、结构等的技术属性直接印制到文学新闻中，更强调文学生态中的修辞特征，意味着文学修辞的再造。从文体角度来看，在文学新闻文体发展的历程中，“文学性”始终如影随形。从报告文学到文艺通讯再到“新新闻”与非虚构写作，通过这种文体衍化，文学性逐步在文学新闻中落地生根，并随着“文学性”的扩张，开始凸显文学新闻承载的社会文化精神。因此文学新闻的文学性是

由文学及其文学性主导的，是文学新闻与文学审美艺术结合的最大公约数，且起到最为重要的作用。

中国当代文学新闻的“文学性”则增加了“中国性”层面的意义。或者说，中国当代文学的“中国性”和“文学性”及其携带的文化思想和价值观念建构了中国当代文学新闻的“文学性”。如此，最能体现“中国性”和“文学性”的中国当代文学及其周边事物必然成为中国当代文学新闻的主体内容。在这种修辞行为的推动下，中国当代文学新闻的文学性也就自然包含“中国性”和“文学性”两层含义。可以说，正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文学性从文学向文学新闻领域的渗透决定了中国当代文学新闻的文学性，呈现出从文学写作自身的审美方式到人文精神和思想意识的深化过程。作为一种“嵌入式”的方法，中国当代文学的“文学性”为中国当代文学新闻推动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带来了一种更为宏大的人文话语。

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本质上是为了讲好中国故事，在世界范围内获取文化资本和话语权。这就要求充分发挥中国当代文学新闻的“文学性”在表述中国当代文学的“文学性”和“中国性”时的话语效用。“文学性”和“中国性”带有天然的文化兼容底色，可以成为不同国家与民族文化沟通与理解的弥合剂，并且可以使传播在一种兼容范式下解释文化差异，为各国民众了解异质文化并与世界接触提供有效途径，对推进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例如，《经济学人》以《北京的孤独和渴望》为题报道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现状，重点指出余秀华的诗歌中的中国都市人的精神状态和中国独特故事。“余秀华选择不确定她的水生梦境的意义。以神秘主义图像的矛盾方式，它可能既代表了无限的自由，又代表了对大城市的孤立诅咒的逃避。她的诗歌有一种冷峻的、蓄势待发的优雅，这只会增加其神秘的诱惑力。撇开所有的谜团不谈，它还表明中国‘独生子女政策’的影响仍在塑造着许多年轻艺术家的情感领域。”^[8]这篇文学新闻通过强调“中国性”和“文学性”，引导更多海外受众关注中国，关注中国的独特社会制度与独特文化，进而理解中国社会。同样，《华盛顿邮报》报道了莫言的小说《蛙》，“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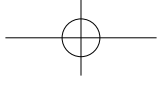
言发挥了他所擅长的幻觉现实主义。这是这部不落俗套的小说的一个奇怪却恰当的结论”。小说讲述了中国的独生子女制度，是“对这一社会实验的宝贵记录，也是莫言在小说方面的另一种吸引人的大胆做法的展示。诺贝尔委员会的选择是明智的”^[9]。不同地域文明的人们对某一新闻事件的理解可能会存在差异。因而在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过程中，中国当代文学新闻充分考虑国际受众群体的文化特征、思维习惯和认知方式，因地制宜地加入文学性表达，从而真正达到文化交流、共同发展的目的。

二 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及其新闻的“文学性”话语实践

在基本了解了“文学性”“中国当代文学的文学性”“文学新闻的文学性”“中国当代文学新闻的文学性”概念内涵及其逻辑关系之后，我们要进一步明确中国当代文学的文学性话语是如何塑造中国当代文学新闻的文学性进而推动中国海外文学传播的。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目的不仅是为了传递中国当代文学信息，更注重海外受众的接受性，其本质是建构中国现代形象，谋求中国文化价值观认同，提升中国文化影响力。而中国当代文学新闻的主要诉求就包括了传播中国文化，塑造中国形象，引导和营造有利于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文化环境等，具有鲜明的实践性导向。可以说，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和中国当代文学新闻的意愿基本相同，甚至是高度重合，由此二者之间必然紧密联系，而中国当代文学的“文学性”对中国当代文学新闻的文学性塑造在其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叙述层面上，中国当代文学的文学性体现为以“讲”而“述”。《说文解字》将“述”阐释为遵循、顺循：“述，循也。”^[10]在现代汉语中，“述”被引申为陈述、记叙^[11]。可以看出，“述”遵循客观事实，受叙述者主观因素影响较小。与“述”的含义相对，“讲”具有论说、讲解、评议等含义。“讲”包含了对客观事实与议题的主观延伸与理解，并涵盖了信息传播这一动态步骤，是信息输入、信息处理、信息输出的三者集合。这种以“讲”而“述”的文学叙述方式在中国当代文学新闻中展现

为以描述、讲解、阐释的形式来讲述中国当代文学故事。具体而言，中国当代文学新闻的文学性要通过故事的方式去呈现，这既体现出文学叙述方式的重要影响，也是读者乐于阅读和接受中国当代文学新闻的重要原因。因为个体的经验、知识和思想都是由故事组织和叙事的。同时文学性一方面可以跨越语言与文化的地理边界，另一方面也可以拓宽种族、性别、阶级与思想意识的精神边界，最终实现一种多元化、杂糅化的文学话语体系。故事有三种类型：一种是中国当代文学讲述的故事，一种是中国当代文学新闻讲述的中国当代文学的故事，一种是中国当代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新闻共同讲述的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故事。三种类型的故事都与中国当代文学的文学性和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相关。讲故事最容易化解中国当代文学传播过程中因个体生活经验、教育背景、文化差异造成的接受障碍^[12]。中国当代文学新闻选取中国当代文学发生的真实事件，采取以“讲”而“述”的方式呈现出来，是符合中国当代文学叙述的原则的。否则，国外受众很容易淹没在碎片化的中国当代文学信息中，无法捕捉到中国当代文学背后的意义系统，也就不能真正产生一种“震惊”体验。例如，中国作家刘慈欣是亚洲第一位获得雨果奖的作家，为此《环球时报》对刘慈欣进行了专访。访谈着重讲述了一个父亲为了女儿开学而无法参加颁奖典礼的故事。“我已经50多岁了，所以我从容地接受了提名。当然，我很想参加，但我太忙了。我女儿即将开启学校生活的一个新学期，所以我因为忙于准备就来不及参加颁奖了。然而，当我意识到《三体》获得了最佳小说奖，并且这是唯一一个由宇航员在国际空间站上宣布的奖项后，我更加后悔没能参加，因为这对我们来说真的是科幻界的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幸运的是，在接下来的两年里，我还有其他机会，因为《三体》三部曲的另外两卷也将能够角逐雨果奖。”^[13]从表层看，这篇中国当代文学新闻讲述了中国作家获得雨果奖、中国作家因女儿开学而主动放弃参加颁奖典礼和中国作家有自信再次获奖的故事，但在内里上讲述的是中国文人淡泊名利的传统和淡定从容的风骨，以及对中国文化的自信，而且将其渗入到日常生活细节中。实际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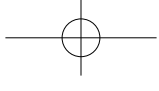


这是一个关于中国现代化发展取得巨大成功的故事，只是以中国作家赢得国际声誉且从容面对的方式讲述出来。尤其是对“父爱”这种人类共通情感的凸显，弥合了中国当代文学与海外受众之间的心理距离。这种来自普通家长的身份认同与情感认同不仅拓宽了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受众范围，激发了外国受众了解中国作家作品的兴趣，更加增强了他们对当代文学的“文学性”的体悟。这就是中国当代文学叙述方式对中国当代文学新闻的文学性塑造，进而带来积极的跨文化传播效果。

在情感层面上，中国当代文学的文学性讲求文化沉浸感与人类共同话语维度相结合的情感性的表达方式。也就是说，中国当代文学的文学性不只是一种表达和叙事技巧，也是一种情感方式和人本价值融萃的体现。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应存在一个从中国当代文学“认知”到中国当代文学“情感”认同的过程，并最终指向人类的共通情感。因此树立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情感认同，并以此改变中国文化在国际上的弱势状况是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重要目的。习近平指出：“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傲慢和偏见是文明交流互鉴的最大障碍。”^[14]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实践表明文学性可以最大程度地淡化受众文化背景，弱化对立身份，设置同一立场，强化共同感受或共同情感，摆脱由固有观念或者标签身份所带来的认知局限和文化偏见。而情感共同体形成的基础正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文化价值观及其对文学新闻的文学性塑造。例如，余光中的诗歌《乡愁》表达了居于台湾地区的“我”对祖国大陆的无尽思念。这种情感之所以能够被不同地区的读者接受并传承，根源在于它是一种人类共通的情感，具有普遍性的情感价值和意义。因而这首诗歌在海外传播过程中，与此相关的文学新闻在描述它的文学性时，抓住的正是乡愁情感^[15]。同样，海外读者对谍战小说家麦家的广泛接受也是因为他的小说中“既有数学的精神，又有人性的情怀”^[16]。这也是关于麦家的文学新闻讲述的重点内容。可见，中国当代文学的文学性提倡的人类共通情感不仅促进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而且塑造了中国当代文学新闻的“文学性”，并形成良性循环和有效互动。

在审美特征层面，中国当代文学的文学性呈现

出十分明显的东方美学特征，具有模糊性、意境性、融入性的特点，这为中国当代文学新闻提供了建构此种美学特征的契机。面对多元的国际文化生态，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需要利用文学性来强化“语境化”思维，适当弱化以理性逻辑的方式来向国际社会传播中国文化及其价值观的做法，一定程度上减少直抒胸臆的表达或者只输出信息没有思想价值的扁平表达。而中国当代文学的东方美学特征对中国当代文学新闻的文学性建构恰切地产生了这种效果。例如，近年来，一批蕴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的网络文学将“东方魅力”与“普世情感”融合起来，在海外传播过程中获得极大认同。例如，CGTN在题为《网络文学迅速成为中国全球文化出口新产品》的文学新闻中介绍了入选大英图书馆的16部中国网络文学作品。这16部作品涵盖了历史小说、中国传统志怪小说、神话小说和科幻小说。同时，新闻分析了中国网络文学“出海”成功的原因。一位国外读者将中国网络文学作品评价为“生动的故事讲述、大胆想象和强烈的参与感”^[17]。而支撑这种感受的正是中国网络文学自身携带的东方美学特征，以及文学新闻因对这种特征的强化而呈现出的鲜明文学性。根据《2021年中国网络文学出海报告》显示，有49.8%的海外读者是为网络文学新奇的情节所吸引，中国当代文学独特的世界观和文化元素对海外读者有很强的吸引力。其中，海外读者对中国功夫最感兴趣，占比达43.2%，其次是中国料理和中医，还有20%—25%的读者喜欢关注中国传统文学和书法^[18]。“出海”网文小说融合了具有东方审美的人物塑造、情节设计、氛围营造和作品风格，使得众多海外观众痴迷于剧中的精彩故事细节，加之有的网络文学融合了中国古典神话故事，如《山海经探秘》《悟空传》等，这种具有东方神韵的神话带来的想象力也是国外受众所喜闻乐见的。例如，新华社的一篇文学新闻《纵观中国：中国网络文学吸引更多海外读者》采访了知名中国网络作家“发飙的蜗牛”。他表示：“我总是收到外国读者的评论，请求更新。以前大家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很难被外国人理解和接受，但在海外却被认为是新奇事物。”在他的小说作品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汉服、功夫、儒学、茶叶等丰富的



中国文化元素。这些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物质层面的符号融入到写作中，成为文化融合共振效应的助推器，改变了话语秩序和审美范式，为网络文学这一切合时代的艺术形式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传播新路径。他认为：“中国网络文学之所以流行，不仅是因为其神秘的东方元素，更在于其热爱和平、仁爱、相互尊重、自我激励、超越国界的人文情怀。”^[19]“发飙的蜗牛”的表述反映出中国网络文学传播的成功不仅归功于作品中饱含着鲜明的中国特色，填补了海外网文市场的题材空白，给予外国受众新的想象空间，更是因为中国网络文学作品融入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理念，为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情感共鸣和文化交流构建起坚实的桥梁。新闻结尾处还采访了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主任何弘，他表示中国将促进国际网络文学领域的思想交流，下一步还将建立大数据中心，以增加网络小说的影响力。可见，中国当代文学新闻没有生硬刻板的宣传灌输，而是从让海外受众更了解“中华性”与“人类性”共存的角度表述中国网络文学，因此让网络文学在海外读者的心目中形成既是高度个性化的也是全球化的深刻印象。结尾对何弘的采访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从“对外开放的中国”到“全球化中国”的国家形象的转型升级。可见，这种中国当代文学新闻的文学性表达既借机传播了中国传统文化，宣传了中国网络文学，又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全球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冲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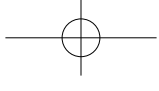
同样，中国当代文学的意境性对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意境性不代表不真实，它是在事实的基础上，利用东方世界含蓄而深刻的表达意涵，给中国当代文学添加言有尽意无穷的美学魅力，并给受众对中华文化及价值观的理解空间进行适当留白。对中国当代文学新闻而言，中国当代文学的意境性特征对文学新闻的文学性塑造，可以改变外国受众对中国当代文学新闻存在的“政治宣传”“文化输出”等刻板印象，从而形成一种文化信任感。这种信任感支撑着中国文化与他者文化的融合，进而建立共识与共鸣，为每个中国故事找到共通的语境、审美和价值。

以往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以内容输出为主，主要依靠译介，对翻译质量存在强依赖性。通过中国当

代文学新闻来丰富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渠道，可以更好地在传播层面表述中国当代文学的文学性，尤其是中国当代文学及其新闻的文学性在传播过程的高度契合更能有效地推进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例如，张爱玲的小说《半生缘》是一部带有中国古典文学气质的作品，小说呈现出一种朦胧暧昧的叙事基调和典雅哀悠的氛围。文学新闻《〈废都〉、〈半生缘〉英文版登陆美国》在描述这部小说时也是紧贴着这种古典意境展开，“《半生缘》比张爱玲的其它作品里那种笼罩全篇的气氛略淡几分，是一部笔触含蓄、委婉传情的小型杰作。它带有一种深切的柔情，逼真地体现了小资家庭的生活状态，几乎让人联想起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和伊迪丝·沃顿(Edith Wharton)”^[20]。从中可见，中国文学的意境美是其文学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文学被海外受众广泛接受的重要因素。

三 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效用及其新闻的“文学性”

中国当代文学及其新闻的文学性在审美和思想层面推动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我们应该充分挖掘中国当代文学及其新闻所蕴含的人文精神，因为文学性最重要的思想属性与价值就是文学展现出来的人文精神。这种人文精神根植于中国文化传统，隐含在中国当代文学叙事中，体现为中国社会的独特价值观，尤其是其中蕴含的中国民族意识和人类性话语。因此我们对当代文学的认知不应局限于文学本体层面，中国当代文学新闻在讲述中国当代文学故事时也不能仅停留在传输中国当代文学信息层面上。如果想推动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使其得到海外受众的集体认同，中国当代文学新闻必须紧紧抓住中国当代文学的文学性所呈现出来的人文精神，尤其是民族意识和人类性话语，即既要体现中国文化的相对主义，又要体现中国文化的跨文化理解。或者说，中国当代文学的人文精神应塑造中国当代文学新闻的民族意识和人类性话语，以使二者在此层面上相互观照，共同推进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从而使中国当代文学成为不同国家民族意识的博物馆，也应当是解决人类面临的



共同问题、体现人类的共同价值、展示人类共性话语的互动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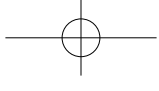
中国当代文学的主体是民族国家，因此必然注重民族话语表达，以建构民族文化和正面积极的国家形象为主要目标。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是一种跨文化、跨民族语境的对外传播。这种特性决定了受众具有不同地域与文化背景。因此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必须面对国际关系、文化冲突与媒介普遍化的生存方式所产生的不同国家、区域、民族间意识与认知的差异化和多样化。这就要求中国当代文学新闻要充分利用中国当代文学的文学性及其人文精神，凸显其中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文化观念，尤其是民族文化平等、不同文明对话的原则，为世界理解中国提供多元视角与内容，依此实现信息交互、文化交融、观念碰撞，形成一种多元、杂糅的全球话语体系。

例如，中国科幻小说是当前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效果较强的一种文类，在海外传播过程中，海外受众关注的维度主要集中在文本内容和叙事风格上。然而其成功的原因不仅是文本自身的独特，文本隐含的中国民族意识和民族文化也是其成功的重要因素。加之，中国当代文学新闻对此着重叙述，中国科幻文学逐渐成为中国文化软实力提升的代表。海外受众能够从一部文学作品窥探其所折射的中国民族意识，从而进一步了解现代中国。我们可以从《中国日报》对刘慈欣的访谈中看见这种话语功效。访谈中刘慈欣谈到中国和国际科幻小说发展流变，以及二者之间的差异：“中国科幻始于清朝末年，但这些年我们一直在仰望西方的科幻。从西方科幻首次传入中国，到中国科幻作品获得世界顶级科幻大奖，这一转变历时近100年。老实说，我不敢相信《三体》所取得的成就。在我看来，科幻是衡量一个国家实力的‘晴雨表’。它在英国和美国的流行与这两个国家的崛起平行。过去中国输出的是怀旧文学、回顾甚至是描绘中国落后的文学，但科幻是展望未来的文学。正如《环球时报》所说，《三体》表明中国新一代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正因为如此，这样一个文化话题不应该被忽视。”^[21]从中可以看出，刘慈欣在中西科幻文学对比中更为看重国家文化实力的提升对科幻文学海外传播起到

的重要作用，认为中国科幻文学的兴起是中国生活方式变化的直接体现。这种文化软实力和新的生活方式实际上指的是中国民族文化和民族意识，及其在中西文化审美对接上的价值和功能。同时，这篇新闻还提出了中西方共同关注的人类文明存亡问题。刘慈欣从“大众”与“英雄”两个角度对其探讨，认为中西国家在人类文明延续组织方式上具有不同的价值观，但中西国家都应秉持全人类的人文主义关怀，遵循的应是“文化自觉”而非“政治自觉”，用中华民族文化智慧思考人类共同议题和终极命题，在此基础上构建中国科幻创作的现实基础与创作理念。在此意义上，中国当代文学及其新闻必须通过增加自身的“文学性”来夯实中国民族意识，在海外传播过程中让海外受众了解中国智慧与中国理念，引导海外受众对中国当代文学做出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

对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而言，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能促进对外文化交流和多层次文明对话，不断增强中华文化传播力影响力、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也是推进文化自信自强、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必然途径。这就对中国当代文学及其新闻的“文学性”提出了新的时代任务和要求。中国当代文学需要展示中国民族文化，传递中国民族精神，具体包括对外讲述中国故事、阐释中国理论、展现中国实践、阐明中国特殊性，从而展示出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与人类文明的新形态，为世界提供新的思路 and 新的视角。而中国当代文学新闻作为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重要渠道和桥梁，需要不断扩展海外受众了解中国信息及中国文化的方法，针对不同文化语境有针对性地表述中国当代文学，搭建他国文化与中国文化进行对话的平台，促进多元文化主体在中国当代文学传播中的对话与交流。

除了强调中国当代文学及其新闻的民族意识之外，还应注重人类性话语。人类性话语包括三个维度：共同问题、共同价值和共同语言。即对于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我们要用人类性话语对人类性话题赋予人文关怀，体现中国当代文学的人文精神。中国当代文学不只是个性的，而是共性的，不只是民族的，而是全人类的，不是单一静态的，而是多方互动的。在此意义上才能将自说自话转化为“自



说他听”或者“自说带动他说”，并以此讲好中国故事，促进中国民族意识、民族文化走向世界，为全球受众所接受，又能够引领全球。过去中国当代文学无论是强调中西相对的“民族主义”思潮还是接受西方文艺思想，文学性都停留在“工具属性”的认知上，表现在追逐表面效果，忽视文化差异，难以摆脱文化交流中的矛盾冲突。在未来，旧式政治话语体系逐渐会被展现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新型话语取代。“文学性”的介入使得人类性话语得以更好地实现，赋予中国当代文学一种更加宏观的人类视野与更加深刻的人性视野。文学性在中国当代文学中以“人性意识”为根基，聚焦当今全球人类面对的共同问题，并给予充分的人文关怀。也就是说，中国当代文学新闻应将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共识性事物与共同情感话题作为叙述对象，既不是倾向于西方的，也不是以东方文明为中心，而是以建构人类共同价值和共同体为核心。全人类共同价值理念为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提供了价值标准，而中国当代文学新闻重点突出中国当代文学的个性与人性、民族性与人类性相兼容的特征，从而改变海外受众对中国当代文学刻板的认知、态度与情绪等。当今时代流行疾病、粮食危机、生态危机、暴力冲突等全球性问题此起彼伏。在这种特殊历史情境下，中国被赋予了多重历史使命与人格化角色。中国当代文学也相应地需要掌握好民族性话语与人类性话语的平衡，把我们想讲的和海外受众想听的结合起来，把“事实”与“陈情”结合起来，把“自己讲”跟“别人想”结合起来，增强中国当代文学的认同度、感召力与公信力。正如刘宇昆在文学新闻《〈星际穿越〉与〈三体〉之间，有多大的鸿沟？》中所言：“在全球化无孔不入的今天，中国将迎来全新的机遇，站上崭新的位置，而在这一剧烈变化的过程中，每一个国民的心态同样会经历震荡。我们在努力发出声音，向世界展示实力之时，能否更加成熟，更加淡定，更具有匹配这个文明古国的智慧与美，既不自妄自菲薄，又不目中无人。就像大刘所说的，科幻的思维是以整个种族作为出发点去思考人类的未来。”^[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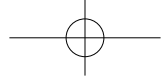
从作为人类性话语第三个维度的“共同语言”来看，中国当代文学当多采用共性语言、亲和语

言、共时语言，引导多方互动，使得中国故事更加有趣，更具有亲和力，也更容易打造“可爱的中国”形象。“汉语”问题是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中的重要问题，我们要寻找和使用汉语的共性特征，使之被不同国族、区域和文化背景的读者接受，有利于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中国藏族作家阿来在文学新闻中谈及汉语时，认为“汉语发展至今，不是某个民族的语言，而是一种多元共建的公共表达空间”^[23]。也就是说，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共性语言休戚相关，共性语言连接着中国当代文学及其新闻的文学性和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关系。

在构建文化自信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大背景下，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尚未形成具有深度性和世界性的传播效果，特别是在情感和价值认同度上还有较大提升空间。因此从文学性表达方式和人类性话语等方面增强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能力和效果势在必行。文学性不只是文学作品中的艺术表达手段，看待文学性应当有更加开阔的视野。“文化自信包含艺术审美的判断，但更多是指向文学的思想内容判断。做出这样的评判并不只是一种个人的学术见解，也是在反思当下人类思想文化发展态势和长久存在的文化价值观的基础上，对文学发展实践做出的一种历史总结和未来期盼。”^[24]当前，推动中国精神、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成为中国当代文学新闻的重要职责和使命。文学性具有极强的文化承载能力，我们需要在坚持真实性的基础上，充分认识并高度重视中国当代文学传播的文学性价值。但是在使用文学性的同时也要注意其收束度，利用文学性适配不同国际文化主体并开展平等对话与人类共性话语传播，扩大“文化接近性”，缩小“文化折扣”，助力中国当代文学引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传播使命，增强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力与感召力。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人工智能时代文学叙事和传播方式的技术反思研究”(21BZW5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1] 谢天振、郑晔、耿强、崔艳秋：《翻译与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第1—16页，江西教育出版社2020年版。



文学评论

2023年第2期

- [2] 吴子林:《“毕达哥拉斯文体”: 述学文体的革新与创造》,第3页,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
- [3] 罗曼·雅柯布森:《雅柯布森文集》,钱军译,第136页,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
- [4] 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入门》,李平译,第44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 [5] 陈晓明:《“文学性”,绕不开的问题》,《长城》2006年第3期。
- [6]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22页,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
- [7] 欧洲新闻小册最初诞生于16世纪的德国,并快速在欧洲各国流行。它作为一种文学新闻学的最初形态,对后来的欧洲风格新闻文学的出现产生了直接影响。
- [8] Harvill Secker, “Loneliness and Longing in Beijing,” *The Economist*, January 16, 2020, <https://www.economist.com/books-and-arts/2020/01/16/loneliness-and-longing-in-beijing>, December 22, 2022.
- [9] Steven Moore, “Book Review: ‘Frog,’ by Mo Yan,” *The Washington Post*, March 23, 2015,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entertainment/books/book-world-frog-by-mo-yan/2015/03/23/cc5e8834-cc01-11e4-8a46-b1dc9be5a8ff_story.html, December 22, 2022.
- [10] 许慎:《说文解字》,汤可敬译注,第358页,中华书局2018年版。
- [11] 《新华字典》,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修,第453页,商务印书馆2020版。
- [12] 王小英:《论新世纪美国非虚构小说的中国叙事》,《当代外国文学》2020年第4期。
- [13] [21] “The Future of Chinese Sci-fi,” *Global Times*, August 31, 2015, <https://www.globaltimes.cn/page/201508/939761.shtml>, December 22, 2022.
- [14] 《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2014年3月28日, http://www.gov.cn/xinwen/2014-03/28/content_2648480.htm, 2022年12月22日。
- [15] Amy Qin, “Yu Guangzhong, Exiled Poet Who Longed for China, Dies at 89,” *Th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21, 2017, <https://www.nytimes.com/2017/12/20/obituaries/yu-guangzhong-exiled-poet-who-longed-for-china-dies-at-89.html?searchResultPosition=2>, December 22, 2022.
- [16] David Evans, “‘Decoded’ , by Mai Jia,” *The Financial Times*, March 28, 2014, <http://www.ft.com/intl/cms/s/2/0ac50c66-b343-11e3-b09d-00144feabdc0.html#axzz2xdLpn9Kz>, December 22, 2022.
- [17] He Jingyi, “Online Literature Fast Becoming China’s New Global Cultural Export,” *CGTN*, September 20, 2022, <https://news.cgtn.com/news/2022-09-19/Online-literature-fast-becoming-China-s-new-global-cultural-export-1dsoFBThWzm/index.html>, December 22, 2022.
- [18] 艾瑞咨询:《2021年中国网络文学出海研究报告》,艾瑞网,2021年9月3日, <https://report.iresearch.cn/report/202109/3840.shtml>, 2022年12月22日。
- [19] “Across China: Chinese Online Literature Draws More Overseas Readers,” 新华网, October 8, 2021, http://www.xinhuanet.com/english/2021-10/08/c_1310232923.htm, December 22, 2022.
- [20] 霍华德·葛浩:《〈废都〉〈半生缘〉英文版登陆美国》,纽约时报中文网,2016年3月31日, <http://cn.nytimes.com/culture/20160331/t31shortlist-row/>, 2022年12月22日。
- [22] 陈楸帆:《〈星际穿越〉与〈三体〉之间,有多大的鸿沟?》,纽约时报中文网,2014年11月26日, <https://cn.nytimes.com/books/20141126/tc26scifi/>, 2022年12月22日。
- [23] 施施:《阿来,一位以藏语构思、汉语写作的作家》,纽约时报中文网,2015年11月2日, <https://cn.nytimes.com/culture/20151102/t02alai/>, 2022年12月22日。
- [24] 张福贵:《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中国文学文化自信》,《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5期。

[作者单位: 吉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责任编辑: 罗雅琳